

天方性理

中華民國十一年壬戌秋

天方性理

隴右馬福祥署



重印天方性理序

余嘗縱覽吾教賢達王岱輿劉介廉馬文炳馬復初諸公譯述

天經要義始恍然於吾教之理之真其純正精一惟孔孟微言差堪舉  
擬而尤以介廉所譯之天方性理爲最深切著明之論說有功吾教不  
少也迨與湛深經義之阿衡研究真理益知

天經全部澈始澈終於天人之理生死之道以及治國安民用世出世  
大經大法大本大原鉅細無遺惜中國穆民鮮有兼通阿華文字者往  
往經術深厚者不能舉以告人而他教文學家又從不精研吾教義理  
往往平淡視之以致正道未大昌明幸有介廉先生以絕學自任以闡  
教爲心吐棄一切富貴功名極人世難得難到之事專精於譯述

天經於是吾教眞理始得披露於一二俾中國穆民咸知吾教性理實  
與孔孟之言性命者相表裏且能發孔孟之所未發無復存而不論論  
而不議之憾昔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以爲



介廉之於吾教其功亦如是云余自恨卅年戎馬馳驅幾半天下而於教理之真無所心得徒觀於介廉所譯及聞諸淵博經典學者所言已覺元箸超超無上妙道胥在于此向使熟習

天經參閱天方諸賢哲之箸述由博返約以求止於至善其深造自得更何如耶當此世界大同信教自由之時惟祝

眞主默相中國穆民俾皆智慧大啓如紀曉嵐阮芸臺之博雅湯睢陽曾湘鄉之宏毅者得三數人舉全部

天經胥譯而餉諸中國使人人知天地間眞理根源偕之大道或亦主聖所默許乎印此書竟即以素願所存書諸簡端是耶否耶還祈賢達有以正之云爾

一等文虎章一等大綬嘉禾章一等  
大綬寶光嘉禾章陸軍上將銜中將  
特任祥武將軍勳二位綬遠都統

馬福祥序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

日



馬復初先生天方教之篤於學者也壬戌秋晤於滇南以其所著信源六箴示予余金陵人也舊聞金陵有劉一齋先生康熙間人居於清涼山下深於天方之理而通於儒其著述甚富復初持其所著天方性理天方典禮云舊板被燬思復刊刻余觸於鄉里之感取而觀之者累日今復初之書與一齋之學同二百年間後先相映而復初新承恩命晉階二品冠綴孔翠其遭際之隆視一齋又過之則所以化導回衆俾之沐浴醴化以盡忠盡孝者實而見諸行事不徒以空文垂訓是又復初之本志也夫

賜進士出身翰林庶吉士署雲貴總督潘鐸記

同治元年九月時年七十有一

# 天方性理序

先天之學何學也河未出圖洛未出書先天而天已不違其天且不能違而况於人乎後天之學何學也太極既生八卦斯畫後天而奉天時聖人尚兢兢焉奉之而况於人乎雖然弗輕視斯人也自先天層累而降至於人而萃其精自後天層累而升亦自人而造其極皆一性之自爲升降而已故維聖降衷厥有恒性而不思其所以降者一一皆天理之節文則焉知其所以升者一一皆有人性之品第乎此言性者日紛而性理之不明日甚也孔孟周程之緒言不幾歇絕於茲耶西域頗言性學以空爲性而掃蕩一切舉凡先天後天皆在其掃蕩中其泰西人亦言性學以神爲性而建立一切舉凡先天後天皆在其建立中矣夫掃蕩何傷並其性而寂滅之此佛之不合於聖人者也建立何傷並其性而留滯之此泰西之不合於聖人者也余之不取西學以此馬子秋田以渾金璞玉之人爲山輝川暎之體與余交有年矣而服天方之教

余訝之而屢叩焉秋田曰余小子固所世習然其學以性理爲宗特其書未詳譯耳余尤疑之及丁亥春居白下秋田自都以郵介廉劉子所譯天方經傳寄余且曰願先生序之因摩挲老眼諦視者屢日盡然驚曰有是哉天方之知性固如是哉大易尙書之言性也渾而確太極通書之言性也正而嚴今天方之言性也詳而核其言先天也則天理之節文莫不條分而縷析之其言後天也則人性之品第莫不伐毛而洗髓焉天方言性固至於此而劉子之心思才力固至於此哉今之人刻鵠雕蟲技止此耳亦劉子乃能以心思才力用之於至正至精而不惑於乾竺歐羅之說亦大可敬矣秋田書曰介廉之心甚虛而不能自信欲就正儒者而後行其書吁以介廉之學而不自滿假如如此其視以章句而誇許於功名之場者爲何如哉余竊以爲劉子無慮也易一卜筮書耳而言先天者宗之言後天者宗之其言先天也若天不言而代之言其言後天也若天有成命而復其命古今儒者之立言莫不如是亦



何慮其無本而借天方以大其傳耶然劉子馬子世其家學各遵其所聞各行其所知皆能與吾儒相爲發明相爲補救而劉子益虛心究學會貫儒者之典以日新其操而富有其業則天方無書自劉子而有書吾儒絕學有劉子而可與從學也已豈非世道之大幸歟謹序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禮部尙書加一級王澤弘拜題



# 天方性理書序

古今來言性理者多矣特患未獲根底之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學廣大精微後人不得其涯岸而恍物視之不得其闢奧而膚淺視之日入於紛紜而百家諸子出惟董江都一言道之大原出於天周濂溪無極而太極數語爲聖門指路爲盲昧點睛使天下後世之求道者得由正路以登精蘊之域而性理之面目茲開然諸家之見地不一尙不無異同之論佛氏來中國毀性理爲欲障而學者惑老氏起漢唐陷性理於精氣而聖學湮程朱救之于宋王陳復亂之於明毆羅巴人以技藝來亦言性理而議論贅贅與吾儒不合要皆失于根底而故嘵嘵揉雜于其間也功名之士不暇於性命談理之徒不究其原委私臆橫胸浮辭漫紙致使先聖之儀制雖存而先聖之命脉幾息不大可痛與余於天方家之言性理蓋有深感也天方去中國數萬里衣冠異制語言文字不同形聲而言性理恰與吾儒合其言先天後天大世界小世界之

源流次第皆發前人所未發而微言妙義視吾儒爲詳不得于理者見于圖不得於圖者見於文兩義發明而天人之秘密性學之根底燎如指掌焉恍物膚淺之輩復能擬議於其中乎諸家橫肆之說當亦從此洗矣作是書者伊誰鹵方聖人創之于前群賢宿學傳之于後白門劉子漢譯以授中國中國將於是書復窺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則是書之作也雖以闡發天方實以光大吾儒噫吾不知劉子心胸何如遼闊功業何如久遠也海陽俞子持書問閱于余更乞一序即以所管見者書之以告夫世之言性理者

康熙戊子春三月

賜進士出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徐元正拜撰





# 天方性理圖說序



蓋羲孔以來載道必以書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聖人立象以盡意焉有宋周濂溪先生因爲之圖說蓋本於易之立象也晦菴謂先生之學無以復加於此圖而陸氏子美子靜議之以爲其出於老子訖與晦菴不合至今爲聖學千古之異同而其所以始終不可合者一則疑其自葱嶺帶來是朱疑陸之惑於佛也一則以爲莫是學過禪來是陸亦疑朱之惑于佛也然朱陸兩家皆深於佛乘而朱子尤嶄然不爲所惑是佛氏之惑愚夫愚婦者淺而惑大賢亞聖之徒者深嶄然如朱子而猶幾幾其一溺也余獨喜天方之學與佛氏介介不相入而其論性理則源合乎周子然其學入中國千有餘年歷代聖王凡大一統之盛者皆已詳譯其書而無如其國之人皆真誠樸訥不欲立言以自廣或有之則又聾牙侷倨不能通中國之典暢彼此之懷也其爲方域所限耶

其爲天時所拘耶抑其中之賢士大夫皆眞誠樸訥守其道而不言耶抑其中之賢士大夫知天方經籍不能通中國典章而不能言耶及見劉子介廉之圖說而乃知爲其學者之未嘗無人未嘗無書也亦視其人之學與不學學之苦與不苦耳 劉子蓋苦學精思人也棄生產而弗有棄功名而弗事棄百家術數而弗爲一志於學以三十年之力既精天方之理又通中國之書儻焉日有孳孳不敢一刻暇豫嗟乎劉子亦何所利而爲之旣自成一家言矣而習科舉者不知爲古文詞者不知即稍知孔周之學者亦不知匪惟中國不知而天方之流寓於此者不知即天方之奉教素篤者亦不知嗟乎不知何害不知然後見介廉之學眞有合於周子也雖然周子之圖說中國之自疑者不少矣不但爲科舉之學者本不事此即文人學士不過曰文焉學焉而已亦不知此故周子圖說一出而宋之朱廬疑之謂太極圖說本自陳希夷希夷傳之种放放傳之穆修幾陷於異端朱子雖極力湔洗象山兄弟疑其

無極極字頭上安頭而譏朱子爲禪則朱子亦幾陷于異端矣則是本之大易而傳之周程者尙滄滄多餘論也今劉子之圖說其爲人之所不知也固宜雖然吾儒之學之所異於異端者謂其公也謂其實也今劉子言性本於天則合乎儒者之公理言道歸乎有則合乎儒者之實學夫私則爲異端公則何害虛則爲異端實則何害東海西海非大公而至實者乎豈吾周子之圖朱子之解羣以無極爲諱而如鵝湖虛洞至今傳疑也乎獨可念者劉子子然一身著書幾數十年懷册走數千里篤志於道而冬不爐暑不扇夏一葛寒一裘世之人皆以其不同於中國之文而不知其深合於中國之學雖有澠川氏之諂賞而他人異同之見猶不泯也吾茲不暇言其底蘊而姑以跡斷之西域之異端佛也劉子天方之說旣大不合于佛中國之異端老也劉子天方之說又大不合於老劉子不逃楊不歸墨不逃佛不歸老而又止談性理不言術數則非吾儒而誰與余故喜其合於周子序而傳之將不得與洙泗



天方性理 俞序

之學並著天壤哉

東陽俞楷陳芳氏撰



序

造物主欲畢見其全體大用而生人焉則人也者造物主之鏡鏡明則見全鏡昏則見虧是見全見虧只在人之心鏡明與不明爾聖人本其至清至明之本然無所不見是以稱渾同體用賢則少差而望全知則知其全愚則並不知其全者也其爲體爲用則皆物欲而非造物主之體用矣聖人不常出聖往則賢知之徒各用其知見用之眞則所知所見皆眞用之僞則所知所見皆僞知見既僞遂認私臆之體用爲造物主之體用矣夫何僭妄之甚是以終日言格物致知卒未見其格致之効終日言窮理盡性究未成其窮盡之功如磨硯作鏡自以爲明而不知其明猶暗也其與全體大用何有天方有大賢查密氏暨阿補德歐默爾輩皆學識超凡品德幾聖者也著有成書闡明造化之體用人物之知能以作行道者踐趨之程式如密邇索德勒瓦一合額史爾等經旣行於天方又傳之中國凡吾教學人皆知誦習之矣奈何文語屹岬

聾牙不能通習於儒則天下之公理似屬一家之私言千百年來無與其事者乃劉氏介廉慨然獨任會通東西之文而漢譯之採精挹萃輯數經而爲一經復因經立圖因圖立傳博摭數十部名經之奧義微言而詳說之以恐學者之有疑也顏之曰天方性理卷不盈握而造物之全體大用萬物之表裏精粗星燦眉列無復遺蘊誠格物致知之譜本而窮理盡性之途徑也學者廢其舊習入是門庭則見全見虧爲眞爲僞皆能自辨而亦自期於見其全體大用無負斯人矣吁嘻是何先賢易於傳而後學艱於受是何介廉苦於成而衆人輕於得耶先賢于子後學迂迂衆人蚩蚩而介廉豐豐也夫介廉何如人偉人也不偉於世務而偉於道德不偉於人之所能而偉於人之所不能所以成其豐豐也偉人哉爭衡量校銖兩介廉不知攻詞華邀青紫介廉不習惟於性命操持一息不間一學不遺幼從余遊卽有大志見者皆必其有成而不圖造道至於如是學旣成避世居山殫二十年苦功著書十數種性



理則其首編也其餘禮書樂書典禮諸集俱各臻其妙要皆闡天方以  
曉中國不以私臆眩諸聽聞偉哉三家無是學千古鮮是人居喜僻交  
寡儔故都邑不聞其人鄉里不知其學戚友皆不識其所作做至於家  
庭骨肉厭其不治生產且以爲不祥而介廉弗慍亦弗顧澹如也亶亶  
也書成視余余不文不能加點問序旣不文何以序識其亶亶至意以  
告世之學者共相勉於格致窮盡之効以見其全體大用不負斯人也  
則是書之作不偶然矣

康熙四十三年歲次甲申秋月朔石城袁汝琦懋昭父識

